

122714 「片函」，移送給刑庭，此在一個院長指揮之下，進行尤易迅速，刑庭接到此項「片函」時，便應立即開庭審訊，這樣推檢有了密切的配合，案件的審理比較來得迅速確實；而應當羈押的，不待犯人轉入看守所，便已訊問出真實的情節，尤可免其受教唆而翻供。其有可具保責、付、限制住居的，應不予以羈押，使監獄不至擁擠，妨礙犯人健康。此雖都為進行手續上的改進問題，然果司法人員能在此種小節處着眼，其較之修改法條，造福於人民者為尤大。

(三)釐定檢察官職權。自新範圍既已擴大，公訴案件，隨之減少，檢察官的工作自非如過去之以填寫起訴片函為其主要職務，檢察官之員額既隨檢察處之裁撤而減少，其職權自應重新釐定。吾以為應以專司緝奸發伏為其主要任務，工作性質，則應純為自動的檢舉。並應嚴定考核標準，以檢舉案件之多寡，與夫檢舉之是否確實，為其年

終考績之根據。且原來檢察官之公訴處分權，強制處分權，論者率嘗其過大，似亦應酌加限制。

(四)增列檢察經費。檢察官之工作，既在緝奸發伏，此所謂奸，所謂伏的檢舉，又須出於自動，則必隨時出外訪詢勘驗，既須訪詢勘驗，則當支給其一定寬裕之出差費及其他用費，使可充分開展其工作，此種增列之經費，不免龐大，但仍可取給於裁撤檢察處之經費，不須另闢財源，自亦無傷於國庫。

綜此以觀，檢察處之存在，實無必要，而法院組織之亟待充實，工作效能，亟待強化，又為世人所公認。強化聲中，必有賴於人力財力之充足。人何由出，出自原來之檢察機構而已，財何由生，亦生自原來之檢察機構而已。人與財，二者皆不待外求，而一轉移間，舊的積弊，可以清除，新的機能，可以產生，司法之改進，其在斯乎！

由沙坪壩從軍熱潮談學生運動

周綬章

一 從軍熱

一個上午，重慶大學理學院外面擠滿了人，遠看去，只見人頭的巨浪的掀動着，許多紙旗子招展着。只聽見「到前線去罷！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！」的歌聲。平時聽慣了「一馬離了西涼界」，或是「幾時歸來呀！伊人呀！」的耳聾，這時到的確覺得異樣了。問問別人，說是「送遠征軍出發」。

當天下午，在中央大學的校門外，也塞住了不知道好多人，擁擠、匆忙、動蕩。無數的旗子標語飛揚着。大家都紛紛道別，白髮的教務長在旗台上，顫抖的說着惜別的話。一股熱流貫串了所有的心，不少的人感動得哭了，熱淚、熱情早已遺忘了天在飛着微雨。一會兒

出發了，鞭炮聲、歌聲、人聲鬧做一團。參加政工的同學被高高的舉起來前進，「怒髮衝冠」，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的歌聲，把他們送到沙坪壩、小龍坎，他們是如此地被歡送走了。

又一天下午，下着牛毛细雨，刮着寒風，已經是嚴冬到了。一點鐘的時候，中大校門外又堆滿了人。歡送的方式也差不多，內心的熱情還要過之，大家都感動得不能自持，系主任哭了，先生們哭了，同學們更不成問題。儘管在風雨飄搖中，大家的熱情勇氣仍然衝過了一切，貫注了一切。不少的同學又離開學校，參加遠征軍去了。

好偉大的場面！好熱烈的別情！一切都還在筆者的腦筋中盤旋着。動盪着。沙坪壩上的從軍熱使這裏的人們，忘記了冬天的寒威，只覺得溫暖、熱烈。

二 回頭看

學校青年大規模的志願從軍，無疑的是一種學生運動，而且是一種最強烈的學生運動。我們應該加以研討。我們且先回頭看看我國歷史上學生運動是怎樣的？因為歷史蘊蓄着偉大的力量，潛伏着目力所不及的原動力，不容我們忽視。

在歌舞昇平的景象中，青年學生的偉大力量不容易特殊顯出，惟在動亂的時候，最容易表現他們的力量。國史上的學生運動即無不產生於動亂危急之時。歸納起來，學生運動可以分爲兩種型式：

(1)建設性的 就是對着緊急危難的局面，作正面的，最有效的補救，不再繞着破壞的圈子。如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中央開弱，一般大學生主持清議，在輿論上制裁權奸。又如宋朝靖康建炎之際，一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，請除奸北伐，聲震朝野。在當時雖皆無補於國之危亡，但是扶持正義，喚起國魂，都表現了學生運動的積極性、建設性。

(2)破壞性的 就是從反面去破壞一切腐敗、黑暗、愚昧，而暗中促進新生。這種學生運動常常利弊都有，很難得全無弊病，近代我國的五四運動便是如此。本來是由政治的救國運動轉變爲文化的革命運動，最初自然是以建設的動機來發動，可是因爲社會的腐敗，和運動範圍的擴大，在效果上還是以破壞爲多。當時一方面是客觀環境的驅使，一方面是主觀認識的決策，大家都從事破壞工作，實在缺乏具體的建設，所以五四運動以後，思想界的紛亂，社會上的騷動，都是必然的結果。固然是由此促進了以後的新生，但有不少的毛病也未嘗不是伏根於此。不過就整個的歷史的看法，在那時的中國的確也須要五四運動的破壞，所以說到最後的成果，還是利多於弊，這是五四精神所以值得稱道的緣故。

三 談今天

今天的情形怎樣？今天須要何種學生運動？這些問題都須要合理

東方雜誌

第四十卷

第二十四號

山沙坪編從軍熱潮學生運動

的解決。我們認爲自清末以來，數十年間都是國家混亂衰危的時候，各方面的糜爛達於極點，不能再有任何破壞了！今天只有小心翼翼的彌補破漏，從事建設。今天的時代環境已經不是五四運動的時代，境，無論從那方面看，如果要借用黑格爾(Hegel)的名詞，則五四前是「正」，以後是「反」，抗戰以來應該是「合」的時候了。不再須要「反」，不再須要破壞，只須要加強這個「合」，發揚這個「合」。所以如果要配合這個時代，則學生運動不再須要破壞性的，而是須要建設性的。以青年學生的勇氣、熱情，如果非要從事於破壞性的運動，不但是無益的浪費，而且使殘破的局面還要糜爛下去，所以我們再三肯定的說，今天所須要的只是建設性的學生運動。

四 要實幹

「學生救國只是唱高調，只是紙上談兵，甚至於意氣用事，全憑衝動。」這種傳統的批評，已被得識青年的從軍熱潮所衝破，所粉碎。鋼的事實證明學生只有一顆純潔而火熱的心，除了愛國報國外，沒有其他任何企圖，任何妄念。他們拋棄了溫暖的家庭之愛，甚至熱烈的愛人之愛，放下了最可寶貴的學術研究，勇往直前，參加抗戰，能不說是本乎「赤子之心」、愛國天良的一種神聖的學生運動麼？這種學生運動無疑的沒有一點破壞性，而且是有史以來最有建設性的一次學生運動。除了大家謳歌讚嘆之外，還能「更置一隊」麼？相形之下，貪官污吏固然是羞死愧死，就是偷安苟逸，麻木不仁的人也應當面紅耳熱，自慚自疚！

除了志願從軍純爲建設性的運動外，當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生產運動了。不僅是抗戰的要求，尤其是建國所必需。青年學生有的具熱情勇氣，更有相當的知識和技能，如果能自動的發動一種大規模的生產運動，無疑的又是百分之百的建設性運動。總而言之，喊口號，貼標語，徒託空言，無補實際的一切學生運動都要爲時代所唾棄。今天所需要的只是建設性的學生運動，只是苦幹實幹的學生運動。有志之士，盍興乎來！